

责编 张祚臣 李魏 美编 张升远 审读 李斌 排版 林艳

◆ 张毅

山居杂记

自从搬到一个偏远山下后,就把自己当成乡下人了。

我住的地方是崂山支脉的一部分,前些年因为规划,原来的村子搬走了,留下一片空寂山坡和断垣残壁。闲暇在山间行走,常见一段碎石垒起的石墙,石墙能隐约看出烟火的痕迹。附近兀立着几棵高大的梧桐,树下有口水井,井边砌着石栏杆,石栏杆旁长满墨绿色的苔藓。井口是用石头砌的,上面有几道凹痕,是农民提水时麻绳磨出的痕迹。此景不禁让我想起明代诗人刘球《山居》的诗句:“水抱孤村远,山通一径斜,不知深树里,还住几人家?”

我住的地方前面有条河,是从山谷流来的,河床蜿蜒曲折。夏天的时候,河边长满大片荻草,之前,我一直把它们误当成芦苇。荻草是水生两种植物,荻秆直立,叶舌短,叶片扁平。荻草多野生于山坡、河滩以及荒芜的低山丘陵上,其生长能力极强,常形成大面积的草甸。秋天来时,河边的荻花开了,微风吹过,形成一片白色的波浪。冬天,岸边的荻草黄了,寒风一吹荻花就散开了,漫天飞舞,像在下雪。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到“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说的就是秋天荻花随风摇曳的情景。河边的树林里常有斑鸠“咕咕”鸣叫,这是一种珠颈斑鸠,颈部的黑白斑点像散落的珍珠。我多次在山谷听到斑鸠的叫声,它们的喉音听起来低沉深情,让我想起雅克·贝汉《迁徙的鸟》中的音乐。山坡上有几棵梨树,春天开满了白花。梨有药用,能止咳润肺。梨木硬度大,多被用于造船。记得老家天井里也有一棵梨树,是我爷爷栽的。自记事起,那棵梨树就顺应时令,春天开花、秋日结果,它们像诚实的农民一样,从不耽误自己的季节。

傍晚时分,山坡有种独有的寂静。夜色从山脚下蔓延开来,山脚下的房屋,树木和菜地的影子最先模糊了,半山腰依然发出朦胧的光亮,河水在山下闪着清冷的光,一些鸟儿逆着夕阳飞远。有人在山下点燃树枝,炊烟沿着山坡升起,

慢慢和夜色融为一体。山峦在夜色里起伏着,能够看见河水中的月光在波动,岩石的影子渐渐消失在夜色里。当山坡上的庄稼看不见时,夜晚便真正来临了,这时可以看到,山头的剪影印在苍茫的夜空中。静谧是乡下的底色,像是久远的往昔。

这样的夜晚让我想起童年和遥远的乡村。童年时,记忆最深的就是黑夜。黑夜降临前,乡村上空飘着一层薄雾,农人赶着牛、扛着农具,说着去年的玉米、今年的麦子。喊牛的声音、找孩子的声音、农具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地缭绕在村庄四周。这样的夜晚,我和乡村的孩子常隐身于草垛之间,藏猫猫像一个寓言,使人生极具游戏的隐喻。我们藏在草垛的阴影里,忐忑地等待伙伴的手从背后伸来,心里既惶恐又惊喜。这样的夜晚,爷爷吃过晚饭后,就端坐在老屋的土炕上,一条腿弓起来,另一条腿伸开去,粗大变形的指节让我想起苍鹰的爪子。他手中的铜烟袋在暗处一明一灭,寂静苍劲的影子映在土墙上,宛如一座青铜雕像。

山坡的草从里,到处是蟋蟀的叫声。蟋蟀在我老家叫土蚱,它们白天隐藏在土壤湿润的砖石下和洞穴中,夜晚出来活动。蟋蟀的叫声细弱委婉,如同秋草的叶脉一样,带着淡淡的伤感。法布尔在《昆虫记》中这样描述蟋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蟋蟀是个地道正宗的哲学家。它似乎清楚地懂得世间万事的虚无缥缈,并且还能够感觉到那种躲避开盲目地、疯狂地追求快乐的人的扰乱的好处。”蟋蟀的鸣叫有极强的时令特点,《诗·邠风·七月》里写道:“五月螽斯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在感时应候的虫声合唱里,蟋蟀无疑是最动人的歌者。

乡下与市区不同,这里很少有超市,但住在乡能吃农民种的蔬菜和水果,我常坐公交车去山村赶集。到了集市以后,我专门找那些乡村老大爷,他们常坐在马扎上,面前有一小堆蔬菜,一看就是自己种的。我蹲下问好价格,老大爷称

好菜后悄悄告诉我,“你就放心吃吧。这些菜都是我自己种的,没有使药。”我常在早晨或雨后的集市上,买到农民刚从地里采摘来的蔬菜,菜叶上还带着几滴露珠,用手抓一下,蔬菜湿漉漉的。甚至有几只在菜叶上看到绿色的虫子。从山村集市往回走时,经常想起少年时陪爷爷赶集的情景。当年,老家邻村也有一个集市,每逢农历初五、十五、二十五,附近农民都带着自己的农副产品在集市交易。秋天到了,经过一个夏季的疯狂生长,我家梨树上的梨子已压弯枝头,一树金灿灿的梨子。这个时节,爷爷会摘一些梨,仔细装在箬斗里,让我陪他去集市卖梨。每次在集市上找到摊位后,爷爷会给我买两条“香油果子”,那个年代,“香油果子”是爷爷对我最高的奖赏。我拿着“香油果子”一边吃,一边蹦跳着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年夏天,我在赶集返回途中遇到一场暴雨。那个上午,我在一个山村集市买完东西后,坐上开往住处的公交车。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公交车开了不久,车窗外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许多鸟尖叫着从空中掠过,空气瞬间变得潮湿了许多。不多一会儿,几道闪电之后,暴雨噼里啪啦地下了起来,那是一场罕见的风暴,惊雷不断在天空炸响,向四处放射出蓝色的光焰。公交车在大雨中慢慢行驶着,灰蒙蒙的山影在窗口忽隐忽现。半小时后大雨渐渐停了,天空重新晴朗起来。快到站时,旁边一个老大爷看着我,看你的样子不太像我们乡下人。我笑着说,我就是一个乡下人,现在就住在乡下。老大爷摇头说,嗯,不太像。我回家后已经接近中午,那是搬到乡村后,唯一在雨中赶集的经历。

在我喜爱的作家中,许多作品是写乡村生活的,哈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位19世纪英国小说家的作品,大多是以英格兰的乡村为背景,他的作品有着自然景色的清新和纯净,贯穿着浓浓的乡村情结。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小说《乡村生活图景》,是继《爱与黑暗的故事》之后的作品。这部作品源于他自己的一个梦境,奥兹虽

然写的是以色列乡村,但表现的却是普遍性的人类境况,酷似卡夫卡的小说。

乡村是一种自然属性的生活方式。许多作家中年后开始告别城市,选择了安静的乡下生活。梭罗28岁那年,开始在瓦尔登湖畔的隐居,他在湖畔搭建木屋、开荒种地、写作看书,过着简朴、原始的生活。梭罗自己种植萝卜、玉米和马铃薯,拿这些到村子里去换大米,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还隔三差五地去附近的农户找吃的。在这里,他完成了《瓦尔登湖》大部分内容的写作。塞林格以《麦田守望者》成名后,隐居在新罕布什尔乡下的山顶小屋里,人们如果想拜访他,得事先递送信件,而被他拒之门外是常有的事。塞林格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不接受媒体采访,即使出现在附近小镇上,也不与人说话。这样的生活,使他始终保持自己童稚般通透的心灵。海明威的一生充满传奇,他的隐居生活也比较野蛮。在古巴时,他不只在加勒比海岸的阳光下品咖啡、抽哈瓦那雪茄、喝朗姆酒,还喜欢去搭帐篷、打猎、钓鱼、野炊,《乞力马扎罗的雪》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之一,书中的主人公哈里受伤后,最后死在了雪山营地。故事的结尾是哈里做了一个梦:他乘着飞机,向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山顶飞去。“前方,他目所能及的像整个世界一样壮阔,雄伟高耸,在阳光下白得令人难以置信,正是乞力马扎罗山方形的山顶。他于是明白了,那就是他要去的方。”

其实,这些作家的隐居行为与我国古代的文人精神相契合。东晋诗人陶渊明41岁时最后一次出仕,他在做了80几天的彭泽令后归隐。《归园田居》写了陶渊明辞官归隐的感受: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诗中表达了他崇尚淡泊生活,不愿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

心灵烙印着母亲的爱

都由阿姨照顾,再大一点时就被送到托儿所、幼儿园,并且都是一周接一次的“长托”。

母亲虽然忙,但也时常挂念着我们,有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一是为我们拍生日照片。从“百岁照”开始,每个人的生日来临,母亲总会抽时间带我们去中山路的“美丽”或“海天”照相馆,拍张生日照片,记录我们的成长。每个人都有一个写着名字的牛皮纸袋子存放照片,由母亲统一保管,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1966年。二是春节买新衣服。每年春节来临,母亲会抽空带我们到中山路的商店买上一套新衣服,选的都是最结实最耐脏的布料,为了给我们长个头留出尺寸,新衣服的袖口、裤脚都要挽上三道。三是每周日为我们清理个人卫生。很小的时候住在莒县路四号,大院集中用水,每周日家家户户都忙于洗衣服、整理卫生,母亲的重要任务就是把我们召集到后院,逐个按在盆里洗头发,然后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

母亲有保留资料和写日记的习惯,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有只小木箱,平时锁着,不让我们随便动,里面存放了许多她与父亲在各个时期的干部履历表、入党志愿书、任命书、个人日记等等,许多东西因为存放年代太久,黄色的纸张都酥了,一碰就碎。

人与时间

辰”)与“人”的关系:

“神啊,要是我死了,你怎么办呢?/我是你的水罐(要是我破碎了呢?)/我是你的饮料(要是我腐败了呢?)/我是你的衣衫,你的行业/失去我,你也失去了意义。/没有了我,你将无家可归/无温暖亲切的逢迎。/我是你的绒鞋/将你疲惫之双脚脱落。”人这般依赖于“时辰”：“卸去双臂,/我以心代臂拥抱你。/停止我的心,我用脑跳动。/要是你在我脑内纵火/我的血液必仍然承载你。”

如此说来,人与万物,均受时间的支配、利用,时间借之呈现自己,完成自己,而不是相反。四季交替,星辰生辰,日月升降,时间的格局谁能搅乱? 诞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时间的逻辑谁能忤逆?

时间如梳子,梳遍我们的每一寸肉体,每一缕魂魄。把“昨天”梳落,只留下记忆。时间如推子,把你不停地推动,此刻的“眼前”,瞬息间退到后面。我们从来可曾为“明天会不会到来”犯愁? 没有,我们即“明天”,这就是时间无所不在的魔术。头颅是同样的头颅,“朝为青丝暮成雪”,就这样成了“年历”。眼睛是同样的眼

睛,凭它看尽朝代兴亡,人事浮沉;同时,到老来明亮的瞳孔长出血内障,内外的变易,无一不是奔腾不息的时间之化身。

要问,时间是怎样“经过”我们的? 可以把它设想为漏斗,孔眼无形,但极为细密,人的思想被它过滤。如果是明智者,时间替你除掉残渣,留下精华;如果是愚蠢者,时间会把他的所有汰去,剩下几声无奈的叹息。也可以想象为流水,或浩浩荡荡,将苍生肆意折腾;或静水流深,幻变为庸常日子的悲欣离合,柴米油盐。务须清醒地看到时间的方向——单向,不回头,无逆转,不能复制与重演。

人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不会被颠倒的。以“造时势”为使命的英雄,何曾不反客为主,宣扬胜利者所写的历史才是正史、信史? 然而,时间冷不防地掀开他的棺材,享尽尊荣的肉身只剩森森白骨。明白人是时间的工具,不是自我菲薄,而是多一点谦卑,多一点达观与远见。

一旦时间离开,“我没有亲人,没有家/没有居处以资我容身/我曾对一切虚掷我自己/它们都变得富裕,乃能浪费我不已”。(里尔克《诗人》)



◆ 查晶芳

我从海上来

看海,最宜夏日海岛小住。

在上海沈家湾码头乘游轮去崂泗列岛酒礁岛,极目苍茫,天水相接,船后白浪如鱼,腾挪跳跃。海鸥翔集,颌之颌之,或掠水萦波,或振翅天宇。天风鼓荡,裙裾飘飘,真觉心旷神怡,如入仙境。

傍晚向海而食。暮色中,海天一色,远处岛屿若隐若现,如水墨画上浅浅的印章。海风俏皮,飘乱长发,倏忽远去,混入沧溟。餐桌上,海鲜自然是主角,花蛤、带鱼、鲑鱼、鲈鱼、扇贝、龙虾、梭子蟹、鲱鱼、黄鱼,助兴以啤酒,谈笑而大快朵颐,不亦乐乎!

宾馆阳台外便是大海。夜海墨蓝,圆月如璧。清光流泻,像在海面上铺开了一条星光大道,閃閃烁烁的光斑仿佛是通向海底的台阶。浪涛声声,清晰可闻,仿若大海深沉而热烈的呼吸。

凌晨四点出门看日出。天空铅灰,海风早醒,吹过云天海面。晨光熹微,大海刚刚睁眼,呼吸轻柔。不一会儿,红光鼓荡,散绮满天,忽而红日蹦出,一轮金红。水面上跳荡着亿万金箔,如同青春的炽焰。深邃无垠的碧色里仿佛汇集了世上所有的蓝,就像年轻的心可以无限地吸纳与接收。奔涌的浪花前赴后继,你追我赶,一如永不停歇的脚步,始终坚定的信仰。

海中时见怪石嶙峋,奇峰暗礁。都是些巨大的花岗岩石,石头表面沟壑纵横,从上至下,如帘披挂,那是岁月的刻痕,又如时间的幕布。石缝罅隙间,犹有青绿摇曳,蕨藓生姿,不由人不惊叹生命的奇迹。

黄昏沿海漫步,公路边芒草随处可见,在海风中摇曳着柔软的羽叶,与临海的倚石相映衬,恍若家乡秋景。沙滩上有人悠然戏水,似是十分惬意。太阳已温寒,海风习习,吹人衣襟。赤脚走在沙滩上,丝滑柔软,那温软入心入骨。海浪像绵长的白色花条从远处奔腾而来,渐缓渐落,跌成万千碎珠散玉时,便成了一大片缀着小白花的银色锦缎,软软地铺在沙滩上,又快速向海里滑落。而此时新浪又成,再一次跌碎,铺开,回落。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譬如人世。

沿着沙滩,我们走了很久,直到夜色如墨晕染。回原地拿鞋时,偌大的沙滩上,只余老者一个,坐在椅子上,凝望大海。看见我们,他很开心,主动和我们聊起来。他是海岛的原住民,年轻时以捕鱼为生,年纪大了就做了海滩的安全员,今天他轮值。跟我们说起大海,说起他捕鱼的往事,说起对大海的爱。他看我还往水里跑,忙叫住了我,说现在海水正在涨潮,原来每逢初一和十五,海水都是凌晨三点半开始涨潮,一直涨到晚上九点半才开始渐渐退。其后第一天涨潮退潮的时间又都延后四十五分钟左右。等于是每隔半个月循环一次。潮来有讯,雁归有时,大海有密码,万物有规则,皆需用心参悟。

忽然想起一个故事,说一个美国人在一个温和的秋日午后漫步海滩,看到一个墨西哥渔民正在自己的渔船上晒太阳,不由停下了脚步,问道:“你为什么不在这么美好的日子打鱼呢?”墨西哥人懒懒回答,他每天只打一上午,下午都用来休息。这个美国人说:“你应该去打鱼,挣点钱买一个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鱼,再买船组成一支船队,再招募工人组成一个捕鱼队,赚到足够的钱就可以去城里开工厂啦,这样,等你老的时候,就可以安安稳稳躺在这里安闲地晒太阳了。”墨西哥人看了他一眼,说:“我现在不就这样了吗?”美国人顿时哑口无言。

这个故事一直被崇尚慢生活的人引用,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对的。一个经历千山万水再回到海滩的人,与一个一直在海滩的人,他们看海的心情,看海的感悟,看海的胸怀,能一样吗?

我们在人海里生活,我们去大海边看海。如此,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海上来,带着满襟的朝日,带着满心的辽阔与宁静。

◆ 郑海平

等风来 (外一首)

我喜欢看你
懒洋洋的在阳光中的样子,
这让我不会为
奄奄一息的夏而哭喊不止。

昭示着野心的朱红色墙,
爬满了爬山虎自大的妄想,
以为一味攀爬,
就可以领略飞翔。

它不知,
你垂下的面庞,
并非一蹶不振,
你只是在意,
秋风清远的辽阔清澈,

你只是在意,
那些穿透你肉身
和感官的思想。

等风来,
等一些温热撞击喉咙,
打开不卑不亢的灵魂,
阳光下
去触摸一朵云的自在
和拥一副清朗风骨主张。

秋天的树

我喜欢阳光弥漫的过程
喜欢品味那些遗留在
自然里的光合作用
长久的凝视一滴露珠
现出般若的影

生活的叙事中的
偶然与必然
藏在一朵花
一只虫
一个路人
一场竹篮打水
一眼轻舟已过万重山的
回眸

生与死的循环
都有新鲜的细节象征
或明或暗的启示
只待时间的羽翼
镜上金黄即色泽
那是灵魂交换过后
彼此半蹲的绿度母

◆ 刘荒田